蔡中郎集/卷七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蔡中郎集

◀上一卷

卷七

下一卷▶

荅丞相可齋議

月日，詔召尚書問，立春當齋，迎氣東郊，尚書左丞馮方毆殺指揮使于尚書西祠，可齋不，得無不宜，具對。

議郎臣蔡邕，博士任敏，死罪對。案禮，上帝之祠，無所為廢。齋者、所以致齊不敢渙散其意。宮室至大，指使至微。不在齋潔之處，元和詔禮無免齋，宜以潔靜交神明，本無嫌閒，祠室又寬，可齋無疑。《詩》云：「惟此文王，小心翼翼。昭事上帝，聿懷多福。」夫齋以恭奉明祀，文王所以懷福，無有不宜。臣邕敏愚戇死罪。

幽冀二州刺史久缺疏

臣聞國家置官，以職建名。臣愚賤小才，竊假階級，官以議為名，職以郎為貴。智淺謀漏，無所獻替，夙夜寤嘆，憂悸怛惕。臣邕頓首死罪，伏見幽州奕騎，冀州強弩，為天下精兵，國家瞻仗。四方有事，軍帥奮攻，未嘗不辨于二州也。頃者已來，連年饉荒，穀價一斛至六七百，故護烏桓校尉夏育出征鮮卑，無功而還，士馬死傷者萬數，弓兵散亡幾盡。生民之本，守禦之備，無一可恃。百姓元元，流離溝壑，寇賊輩起，莫能禁討，

長吏寒心，朝不守夕。卒有他方之急，則役之不可驅使。自為寇虜則誅之，不可擒制，豈非可憂之難？三府選幽、冀二州刺史，踰月不定。臣怪問其故，云：「避三互。」十一州有禁，當取二州而已。二州之中，少素有威名之士，或拘限歲年，不應選用，狐疑遲淹。兩州空懸，萬里蕭條，無所管繫，每冀州長史初除，詔書治嚴，不過五日，今者刺史數旬不選，誠非其理。愚以為三互之禁，禁之薄者，以陛下威靈，申明禁令。對相部主，尚生畏懼，不敢營辦，況乃三互，何足為嫌。孝景時梁人韓安國坐事被刑，起徒中為內史，武帝患東越數反，拜故待詔會稽朱買臣。宣帝時患冀州有盜賊，故京兆尹張敞有罪逃命，上使使就家召張敞為冀州刺史，安國徒隸，買臣郡民，皆還治其國。張敞亡命，擢授劇州，豈顧三互，拘官簿，得救時之便也。卒獲其用，遺芳不滅，此先帝不誤已然之事。三公明知二州之要，尤宜揀選，當越境取能，以救時弊，而乃持畏避自遂之嫌，不顧爭臣七人之貴，苟避輕微之科禁，竊見日月拘忌，選既稽滯，又未必審得其人，則二部蠢蠢，將為憂念。願陛下少蠲禁忌，上則先帝，用三臣之法，任職相□。故吏在家，若諸州刺史器用可換者，無拘時月三互，以差厥中。臣慺慺發瞽言、幹非義，惟陛下留神，再省三省。

難夏育上言鮮卑仍犯諸郡

熹平六年秋，護烏桓校尉育上言，鮮卑仍犯諸郡，自春已來，三十餘發，請徵幽州諸郡兵出塞擊之，一冬春足以埽滅，時故護羌校尉田晏以他論刑，被原，私留京師，用尚書行賄，通謀中常侍王甫求為將，甫建議當出師與育并力，詔書遂用為，破鮮卑中郎將，使匈奴中郎將南單于以下，與育晏三道竝出。時朝廷大臣多以為不便，召公卿百官會議，議郎蔡邕以為書戒猾夏，易伐鬼方。周宣王命南仲吉甫攘獫狁、威蠻荊，漢有衛霍闡顏瀚海竇憲燕然之事，征討之作，由來尚矣。然而時有同異，勢有可否。故謀有成敗，不可一也。

自漢興以來，匈奴常為邊害，而未聞鮮卑之事。昔謀臣竭精，武夫戮力，而所見常異，其設不戰之計、守禦之因者，皆社稷之臣，永久之策也。孝武皇帝因文景之蓄，用度饒衍，南伐越，北伐胡，西征大宛，東并朝鮮。兵出數十年，帑藏空竭，官民俱匱，乃興鹽鐵酤榷之利，設告緡重稅之令。民不堪命，乃盜賊群起。關東紛然，道路不通，繡衣直指之使，奮鈇鉞而竝出。然後僅得寧息。既而覺悟，乃封丞相為富民侯。故主父偃曰：「夫務戰勝，窮武事，未有不悔者也。」夫世宗神武，將卒良猛，財賦充實，所拓廣遠，而猶有悔。況無彼時、地利、人財之備，而欲以動，此其不可一也。鮮卑種眾新盛，自匈奴北遁以來，據其故地，稱兵十萬，彌地千里，意智益生，才力勁健，加以禁網漏洩，

善金良鐵，出者莫察，漢民逋逃，為其謀主。兵利馬疾，過于匈奴。昔段熲良將，習兵善戰，經營西羌，猶十餘年。今育晏以三年之期，專勝必克。育晏策慮，未能過熲。鮮卑種眾，又不弱于西羌，乃欲張設近期，誘戲朝廷。三年不成，必迫于害。禍結兵連，不得中休。轉運糧饟，不可勝給。天無豐歲，官見殫財。民人流移于四方，不能還其骸骨，以此時興議橫發，一發不已，必至再三。諸夏之內，弱者伏尸，彊者作寇。邊垂之患，手足之蚘搔也。中國之困，胸背之瘭疽也。其不可二也。

育曰：「自春以來三十餘發，方今郡縣盜賊，劫摽人財，攻犯官民，日月有之。冠帶之圻，吏調政密，猶不能絕，況此醜虜，群類抵冒。心不受仁，瞻不畏威，而可使斷無盜竊。昔者高祖乃忍平城之恥，呂后甘棄慢書之咎。于是何者為甚，是其不可三也。天設山河，秦築長城，漢起塞垣，所以別內外、異殊俗也。其外則介之夷狄，其內則任之良吏，嗣後遵業，慎奉所遺。苟無蹙國內侮之患，豈與蟲螘之虜，校往來之數哉。乃欲越幕踰域，度塞出攻，得地不可耕農，得民不可冠帶。破之不可殄盡，而本朝必為之旰食，四海必為之焦枯，其不可四也。夫煎盡府帑之蓄，以恣輕事之人，專勝者未必克，挾疑者未必敢，眾所謂危，聖人不任，朝議有嫌，明主不行，是其不可五也。」案育一戰，所獲不如所失。昔淮南王安諫伐越，曰：「天子之兵，有征無戰。」言其莫敢校也。使越人蒙死徼幸，以逆執事。廝輿之卒，有一不備而歸者。雖得越王之首，猶為大漢之羞。威化不行則欲伐之，狐疑避難則守為長。宜通乎時變，且憂萬人饑餓，與蠻夷之不討，何者為大？宗廟之祭，凶年不備，況避不遜之辱哉！今關東大困，無以相贍。又議動兵，非但勞人，凶年隨之，其罷弊有不可勝言者，此先帝所以發德音也。夫卹民救急，雖成郡列縣，尚猶棄之，況以障塞之外，未嘗為民居者乎？臣愚以為宜止攻伐之計，令諸甲士循行塞垣，屯守衝要以堅牢不動為務。若乃守邊之術，李牧開其原；保塞之論，嚴尤申其要。遺業猶在，文章具存，循二子之策，守先帝之規。臣曰「可矣」。臣邕愚戇，議不足采。臣邕頓首。

荅詔問災異

光和元年七月十日，詔書尺一。召光祿大夫楊賜、諫議大夫馬日磾、議郎張華、蔡邕、太史令單颺，詣金商門，引入崇德殿署門內，南辟幃中為都座，漏未盡三刻，中常侍育陽侯曹節、冠軍侯王甫，從東省出就都座東面。十門劉寵龐訓北面，賜南面，日磾、華邕、颺西面，受詔書各一通，尺一木板草書。兩常侍又諭旨，朝廷以災異憂懼，特旨密問政事所變改施行，務令分明，賜等稱臣，再拜受詔書，起就坐。五人各一處，給財用筆硯為對。

臣邕言，今月十日詔，召金商門。問臣邕災異之意，臣學識淺薄，心慮愚暗，不足以荅聖問，綜眾變，征營怖悸，謹別狀上，臣邕頓首頓首。

詔問曰：「去月二十九日，有黑氣墮溫德殿東庭中，黑如車蓋，降氣奮勢，五色有體，長十餘丈，形狀似龍似虹蜺。」對：「虹著于天而降施于庭。以臣所聞，則所謂天投虹者也。不見尾足者，不得勝龍。《易》曰：『蜺之比無德，以色親也。』潛潭巴曰：『虹出，后妃陰脅主。』又曰：『五色蜺出，至昭于宮殿。有兵革之事。』演孔圖曰：『蜺者、斗之精氣也。』失度投蜺見，態主惑于毀譽。合讖圖曰：『天子外苦兵威，內奮臣無忠，政變不虛生，占不虛言。』意者陛下關機之內、衽席之上，獨有以色見進，陵尊踰制，以招眾變。若群臣有所毀譽，聖意低回，未知誰是，兵戎不息，威權浸移，忠言不聞，即虹蜺所生也。抑內寵，任忠言，決毀譽，使貞雅各得其所。嚴守衛，整威權，機不假人，則其所救也。《易傳》曰：『陽感天不旋日。』《書》曰：『惟辟作威，惟辟作福。』臣或為之，謂之凶害，是以明主尤務焉。」

詔問曰：「五月三日，有白衣入德陽殿門，辭稱伯夏教我上殿，與中黃門桓賢晤言，相往來，不得入，遂亡去，不知姓名。」「臣聞凡人為怪，皆皇極道失。下或謀上，故其《傳》曰：『皇之不極，是謂不建。』則有下謀上之病。孝成綏和二年八月，男子王褒衣小冠，帶劍，入北司馬殿東門，上殿入室，解帷組佩之，招前殿署王業等曰：『天帝命我居此，業收縛考問。』褒故公車卒，病狂不自知入宮，乃下獄死。是時王莽為司馬，遂為篡亂，亦卒誅。臣竊思之，與綏和時相似而有異，被服既不同，來入雲龍門，而稱伯夏教入殿裏。與桓賢言，伯夏即故大將軍梁商，商子冀、冀子不疑等，皆以罪受戮。殘餘非天所祐，以往況今，將狂狡之人，為王氏之禍，未至殿省而覺，亡不伏誅。夫誠仰見上帝之厚德也。潛潭巴曰：『有人走入宮，不知其名，大水為戒，天子驚，群陰太隆，群下竝湊彊盛也。』建大中之道，舉賢良而寵祿之，則其救也。《經》曰：『皇建其有極，斂時五福，用敷錫厥庶民，惟時厥庶民于汝極，錫汝保極。』」

詔問曰：「南宮侍中寺，雌雞欲化為雄，尾身毛已似雄，頭尚未變。」「臣聞凡雞為怪，皆貌之失也。其《傳》曰：『貌之不恭，是謂不肅，時即有雞禍。』孝宣黃龍元年，未央宮輅軨中，雌雞化為雄，不鳴無距。是時元帝初即位，將立妃王氏為后。至初元元年，丞相史家雌雞化為雄，距而鳴。是歲封后父禁為平陽侯，而后正位。王氏之寵始盛。哀帝晏駕，后攝政，王莽以后兄子為大司馬，由是為亂。昔武王伐紂，曰：『牝雞之晨，惟家之索。』《易傳》曰：『婦人專政，國不靜；牝雞雄鳴，主不榮。』夫牝雞但雄鳴，

尚有索家不榮之名。況乃陰陽易體，名實變改，此誠大異。臣竊以意推之。頭為元首，人君之象。今雞身已變，未至于頭，而聖主知之，訪問其故，是將有其事，而遂不成之象也。若應之不精，誠無所及，頭冠或成，即為患災。敬慎威儀，動作之容。斷嬖御，改興政之原，則其救也。夫以匹夫顏氏之子，有過未嘗不知，知之未嘗復行。《易》曰：『不遠復，无祗悔，元吉。』」

詔問曰：「即祚以來，災眚屢見，頻歲月蝕地動，風雨不時，疾癘流行，迅風折樹，河洛盛溢。」「臣聞陽微則地震，陰勝則月蝕，恩亂則風，貌失則雨，視闇則疾癘流行，簡宗廟則水不潤下，河流滿溢。明君正上下，抑陰尊陽，脩五事于聖躬，致畿甸于供御，則其救也。」

詔問「星辰錯謬」。「臣竊見熒惑變色，入太微西門，太白正晝而見。臣聞熒惑示變，人主當精明其德，則有休慶之色。又以非其月令尊宿，法當君臣出端，謀戒不臣。太白當晝而見，是陰陽爭明，彊國弱，弱國彊，皆有失政。又失道而見，是為嬴長。侯王不榮。熒惑主禮，太白主兵，謹禮事，治兵政，審察中外之言，申明門戶守禦之令，以杜漸防萌，則其救也。昔宋景公、小國諸侯，三有德言，而熒惑為之退舍。」

詔問曰：「蝗蟲冬出。」「臣聞見符致蝗以象其事，《易傳》曰：『大作不時。』天降災厥咎，蝗蟲來。《河圖祕徵篇》曰：『帝貪則政暴，吏酷則誅深。』而蝗蟲出，息不急之作，省賦役之費，進清仁，黜貪虐。介損永安，鉤省別藏，以贍國用，則其救也。《易》曰：『得臣無家。』言天下何私家之有？」

詔問：「平城門及武庫屋各損壞。」「臣愚以為平城門、向陽之門，郊祀法駕，所從出門之正者也。武庫禁兵所藏，國家之本兵也。變此二處，異于凡屋。《易傳》曰：『小人在位，上下咸悖，其妖城門內崩。』潛潭巴曰：『出宮瓦自墮，諸侯彊陵主。』《易傳》曰：『昔一柱泥故法棄，其咎宮室傾圮。』小人在顯位者，黜之以尊上整下，去暴悖之愆，抑諸侯之彊。陵主之漸，正意請行，率由舊章，已變柱泥，棄法之咎，則其救也。《洪範傳》曰：『六沴作見，若時共禦，帝用不羞，神則不怒。五福乃降，用彰于下。』」

又特詔問：「朝廷焦心，聞災恐懼，每訪群公卿士，皆各括囊迷國，莫肯建忠規闕。以邕博學深奧，退食在公，故特密問，宜披演所懷，指陳政要所先後，勿有依違顧忌，以經術分別皁囊封上，勿漏所聞。」「臣邕伏惟陛下聖德允明，深悼變異，德音墾誠，褒

臣博學深奧，退食在公，非臣螻蟻愚怯所能堪副，亦臣輸寫肝膽出命之秋，豈可以顧患避害，復使陛下不聞至戒哉。臣邕頓首死罪，伏思諸異各應，皆亡國之怪也。天于大漢，殷勤不已。赤帝之精，輔或未衰。故屢見妖變，以當責讓。因以感覺，則危可為安，凶可作吉。假使大運以移，豈有遣告哉。春秋魯定、哀公之時，周德已絕，故數十年無有日蝕，此為天所棄故也。至于今者，災眚之發不于他所，遠則門垣，近在署寺，紛降目前，欲使陛下豁然大寤，可謂至切矣。幸陛下深問，臣敢不盡情以對？蜺及雞化，皆婦人干政之所致也。即祚以來，宮中無地逸竄，而乳母趙嬈貴重赫赫，生則貲富侔于帑藏，死則丘墓踰越園陵，兩子受封，兄弟典郡，續以永樂門史霍玉依阻城社，大為姦禍。盜寵竊權，藏晦惑之罪，晚發露，雖房獨治畏慎，疏賤妄乃得姿意。事必積浸，然後成形。虹蜺集庭，雌雞變化，豈不謂是？今者道路紛紛。復云有程夫人者，察其風聲，將為國患。宜高其隄防，明其禁限，深惟趙、霍以為至戒。且侍御于百里之內而知外事，誠當窮治，何緣聞之？所以令安之也。又前詔書實核，以主氣勢，為官者踰時不覺。司隸校尉岑初考彥時，哉取典計教者一人綴之，如玉渚，所戒成不朝可知。而還移州，釋本問末。論者疑太尉張顥與交貫為玉所進。暗昧已成，非外臣所能審處，如誠有之，近者不治，無以正遠。傾邪在官，當有所懲。光祿勳偉璋所在尤貪濁，九列之中，豈宜有此。牧守數十選代，既不盡由本朝，反有異輩，無以示四方。聖意勤勤，欲清流蕩濁，扶正黜邪，不得但以州郡無課而已。長水校尉趙玄、屯騎校尉蓋升，其貴已足，其富已優，當以見災之故，為陛下先，群臣早引退，以解《易傳》所載小人在位之咎。伏見廷尉郭禧，敦耄純厚，國之老成。光祿大夫橋玄，聰達方直，有山甫之姿，故太尉劉寵聞人襲寵，忠實守固，襲悃愊剛直，竝宜為謀主，數見訪聞。夫宰相大臣，君之四體，優劣是委，任用責成，納其英慮，優游訪求，以盡其情，三事者但道先帝策護三公，有僵仆者不道。是時宰相待以禮，相引見論議，當因其言居位十數年，當此之際，尚儉約崇經藝，浮輕之人不引在朝廷，淺短之書，不干于目。貴戚斂手，中外悚慄，莫敢犯禁，不獨得之于迫沒之三公也。《春秋》之義：以貴治賤，遠間親，小加大，引在六逆，陛階增則堂高，輔位重則上尊。不宜復聽納小吏、雕琢大臣，取圖寫讚，厲以顛沛。群臣慘慘，憂懼自危，非典衡之道。夫憂樂不竝，喜戚異方，畏災責躬念，當專一精意以思變，則上方巧技之作，洪都篇賦之文，宜且息心。以示憂懼。《詩》云：『畏天之怒，不敢戲豫。』天戒誠不可戲也。宰府孝廉，士之高選，不可求以虛名，但當察其真偽以加黜陟，近者每以辟召不慎，切責三公，孝廉雜揉，試之以文，而竝以書疏小文一介之技，超取選舉，眾心不厭，莫之敢言。群公尚先意承旨以悅，郎吏舍人，閒職長吏，便宜促行，誰敢違旨。至于宰府孝廉顛倒，下開託屬之門，上違明王舊典，無益于德矣。臣願陛下強納忠言，忍而絕之，側身踊躍，思惟萬幾，以荅天望，以導嘉應。聖朝既自約厲，以身率人，左右近臣亦宜戮力從化，人自抑損，天道虧滿，鬼神福謙，久高不危，常滿不

溢。群公之福，諸侯陵主之戒，不可不察也。臣邕愚戇，感激忘身，敢觸忌諱，手書具對。夫君臣不密，上有漏言之戒，下有失身之禍。臣敢漏所問，願寢臣表，無使盡忠之吏受怨姦讎。」

被收時表

議郎糞土臣邕，頓首再拜上書皇帝陛下。今月十三日，臣被尚書召，問臣以大鴻臚劉郃前為濟陰太守，臣屬吏張宛長休百日，郃為司隸，又託河內郡吏李奇為州書佐，及營護故河南尹羊陟、侍御史胡毋班，郃不為用致怨之狀。臣征營怖悸，肝膽塗地，不知死命所在。臣邕死罪，臺所問臣三事，其遠者六年，近者三歲。竊自尋案，實屬宛、奇，不及陟、班。凡休假小吏，皆非結恨之本。其婚嫁為黨。臣叔父衛尉質，及邕，不敢屬郃，宜以臣對，與郃參驗。臣父子誠有怨恨，故中傷郃，郃勢所當，因臺問具臣恨狀。不能受。臣為覆蔽，臣得以學問，特蒙褒異，執事祕館，文學所著，列于目前。姓名圖象，

乎聖心。今年七月，召詣金商門，問以變異，詔書褒諭，責臣喻旨，誘臣使言，臣愚戇，出命忘體，不顧後患，譏切公卿，內及寵近，區區欲荅上問，拯救怪異。為陛下圖康寧之計而已。預知所言者當必怨臣，陛下不念忠言密對，多所指刺，誹謗卒至，便用疑怪，豈不負盡忠之吏哉。每有災異，輒令百官上封事，欲以除凶致吉，改政息譴，而言者不蒙延納之福，反陷破亡之禍。群臣杜口，以臣為戒，誰敢復為陛下盡忠者乎。臣季父質，連見拔擢，位在上列，臣被蒙恩渥，數見訪問。言事者欲陷臣父子，破臣門戶，非復發糾姦伏、補益國家者也。反名仇怨奉公。臣年四十有六，孤特一身，前無立男，得以盡節王室，託名忠臣，死有餘榮。然恐陛下不復聞至言矣。臣愚以凡冗，招致禍患，自臣職耳。臣對問時，質為下邳相，不聞臣謀。今者橫見逮及，使質恨以衰老白首，隨臣摧沒，并內阬陷，以快言事，厭副其言。誠冤誠痛，陛下仁篤之心，必不忍此，思之未至耳。臣一入牢檻，當為箠楚所迫，趨以飲章。情辭何緣復達，臣死期垂至。冒昧自陳，乞身當辜戮，免質并坐。臣死之日，則生之年也。唯陛下加餐，為百姓自愛。臣邕死罪。